

金匱要畧淺註_下

陳修園醫書廿八種

嘲湖道

	SS13
	015-2
	部11



水氣病脈證并治第十四

師曰病有風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黃汗

此言膚腫病內經禁言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

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裏水之狀而不分別為言

然而病因不同則治法迥異師故立五名以為大綱而脈證標本變化之微詳悉於下

風水之脈證其脈自浮浮為外證骨節疼痛風尚在表惡風皮水之脈證奈何水行其脈亦浮外證肺腫

按之沒指其邪既去經而在不惡風在皮外實如鼓腫在皮外而不渴當發其汗脾皮間之

結而非風結故其脈沉水屬陰三陰結而下焦陰氣不復與胸中外證自喘喘為此證之眼目至

與石水證相同石水之脈證奈何水聚其脈自沉水在下而未傷中氣中未虛冷故但沉外證少腹滿

而不喘所同等證亦不必言也黃汗水邪內鬱故其脈沉遲心受邪身發熱熱傷在胸滿陽部之邪

四肢頭面腫久不愈邪氣不通必致癰膿此於五條分晰其脈證也

試詳風水之證而脈浮而洪浮則為風風者天之氣也洪則為氣氣者人之氣也是風氣相搏若風強則氣從

別其相似之病脈浮而洪浮則為風風者天之氣也洪則為氣氣者人之氣也是風氣相搏若風強則氣從

難以免仰若風氣並強相維繫而水液從身體洪而大腫蓋風為虛邪自汗惡汗出乃愈惡風則邪之虛無

疑議故直此為風水夫不惡風者風也小便通利非風水之相博也上焦有寒其口多涎乃水入傷心汗內

黃汗此詳風水之病源且風水病最與黃汗相似故節末又鄭重以分別之風水脈浮黃汗脈沉

而易知師故未言之

風水中有變異者不可不知也寸口脈沉滑者不見風脈中有水氣以屬上水然高巖面目腫大風為陽

風之脈浮也水之脈滑也今中有熱而證既屬風其沉亦將變而為浮名曰風水視其人之目窠上微腫如蠶新卧起狀其頸脈動時時

效此正水之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知非正水而為氣水矣風水此言風水證雖有變異而其面

目不可掩也

太陽病脈浮而緊法當骨節疼痛此陰邪表實證也今反不疼即與陰邪身體不為反為重重則便知其為而為

痰則便知其為風也風其人不渴宜汗故汗出即愈此為風水汗後反惡寒者此為極虛之證因發汗

水瀆於外未入於內故其人不渴宜汗故汗出即愈此為風水汗後反惡寒者此為極虛之證因發汗

得之亦另有芍藥甘草附子湯更前證渴而不惡寒者渴似風水而於不惡寒處得其機知非病風

層此為皮水證身腫而冷狀如周痺蓋以周痺為寒濕痺其陽皮水為若前證胸中氣窒窒而作不能

食室而不反聚痛至暮為陰分更躁而不得眠明是入水傷心鬱此為黃汗若前證之痛在骨節脈證却

且欬而喘不渴者乃水寒此為肺脹其狀如腫肺主皮毛受邪發汗則愈然諸病此者汗均宜發渴而下利小便

數者為邪已內入恐非一汗所能愈皆不可發汗此言風水中有類太陽脈而不出太陽證者又有相似而實為皮水

者有相似而實為黃汗者有相似而並非皮水黃汗實為肺脹者師分別其證未出其方後人補以越

婢加木湯亦未甚周到節末以渴者下利者小便數者戒其發汗大有深意或問前二條云風水外

證骨節疼此言骨節反不疼身體反重而痰前條云皮水不渴此云渴何也曰風與水合而成病其流

注關節者則為骨節疼痛其浸淫肌膚者則骨節不疼而身體痰重由所傷之處不同故也前所云皮

水不渴者非言皮水本不渴也謂腹如鼓而不渴者病方外感而未入裏猶可發其汗也此所謂渴而

不惡寒者所以別於風水之不渴而惡風也程氏曰水氣外留於皮內薄於肺故令人渴是也

風水皮水之外又裏水者一身面目黃腫其分別處在於黃若黃而汗出不黃則為其脈不浮沉鬱久小

有溫熱鬱於裏為裏水者一身面目黃腫其分別處在於黃若黃而汗出不黃則為其脈不浮沉鬱久小

有溫熱鬱於裏為裏水者一身面目黃腫其分別處在於黃若黃而汗出不黃則為其脈不浮沉鬱久小

有溫熱鬱於裏為裏水者一身面目黃腫其分別處在於黃若黃而汗出不黃則為其脈不浮沉鬱久小

有溫熱鬱於裏為裏水者一身面目黃腫其分別處在於黃若黃而汗出不黃則為其脈不浮沉鬱久小

便不利積於內者故令病水假令小便自利不因此目利而此目利亡其津液津液故令渴以越婢加木

湯主之中風此又從風水外而言裏水也尤在溼云越婢加木是治其水非治其渴也以其身爲悉

腫故取麻黃之發表以其腫而且黃知其濕中有熱故取石膏之清熱與白朮之除濕不然則渴而

便利者而顧犯不可發汗之戒耶或云此治小便利黃腫未去者之法越婢散肌表之水白朮止渴生

津也亦通

又有兼宿疾而致跌陽係胃脈本不伏脈亦當伏今反緊緊則爲寒此因其人本自有寒疝腹中痛醫不溫其

反下之陽氣即胸滿短氣而水病大作所以然者陽以下而傷則決瀆無權水不行跌陽脈因水蓄於下氣伏脈當伏今反緊緊則爲寒此因其人本自有寒疝腹中痛醫不溫其

今反數數則爲熱本自有熱當消穀而小便數今反不利則積水此欲作水所以然者陰虛無以配陽

此言水病人別有宿疾當從跌陽脈與其舊疾見證而兼顧之不可以見腫治腫爲能事

水病有五而正水之病居多當於脈而體認其所寸口脈浮而遲浮脈則熱遲脈則潛熱潛相搏名曰沉

跌陽脈浮而數浮脈即熱數脈即止熱止相搏名曰伏沉伏相搏名曰水沉則絡脈虛伏則小便難虛難

相搏水走皮膚即爲水矣徐忠可云此段論正水所成之由也謂人身中健運不息所以成雲行雨施

之用故人之汗以天地之兩名之人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故寸口脈主上猶之天道必下濟而光

明故曰陰生於陽跌陽脈主下猶之地軸必上出而旋運故曰衛氣起於下焦今寸口脈浮而遲浮主

熱乃又見遲遲者元氣潛於下也既見熱脈又見潛脈是熱爲虛熱而潛爲直潛故曰熱潛相搏名曰

沉言其所下濟之元氣沉而不復舉非沉脈之沉也今跌陽脈浮而數浮主熱乃又見數數者衛氣止

於下也既見熱脈又見止脈是客氣爲熱而真氣爲止故曰熱止相搏名曰伏言其宜上出之衛氣伏

而不能升非伏脈之伏也從上而下者不返而終沉從下而上者停止而久伏則旋運之氣幾乎熄矣

熄則陰水乘之故曰沉伏相搏名曰水見非止客水也恐人不明沉伏之義故又曰絡脈者陰精陽氣所往來也寸口陽氣沉而在下則絡脈虛小便者水道之所從出也跌陽真氣止而在下氣有餘即是火熱甚則小便難於是上不能運其水下不能出其水又焉能禁水之胡行而亂走耶故曰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即為水矣水者即身中之陰氣合水飲而橫溢也沉伏二義俱於浮脈見之非真明天地升降陰陽之道者其能道隻字耶此仲景所以為萬世師也 次男元犀按仲景此節深文奧旨得徐忠可此註如暗室張燈大有功於斯道但有論無方讀者每苦無下手工夫先君從原本上下文搜討得其要緊從經方中加出一味名消水聖愈湯授政有先叔屢試屢驗奉為枕祕厥後此方刻入時方妙用中彼時一齊眾楚無一人能發其旨以致無上名方反為俗論所掩己卯秋先君以老歸田重訪舊著命余讀之後頗有所悟遂於時方妙用中一節錄此方並方論附於本節之後第方中天雄難得不妨以附于代之茵桂絕無佳者不妨以桂枝尖代之方用天雄炮一錢牡桂去皮二錢細辛一錢麻黃一錢五分甘草炙一錢生薑二錢大棗二枚知母去皮三錢水二杯半先煮麻黃至二杯去上沫次入諸藥煎八分服日夜二服當汗出如蟲行皮中即愈水盛者加防己二錢天雄補上焦之陽而下行入腎猶天道下濟而光明而又恐下濟之氣潛而不返故取細辛之一莖直上者以舉之牡桂煖下焦之水而上通於心猶地軸之上行而旋運而又恐其上出之氣止而不上故取麻黃之勇往直前者以鼓之人身小天地惟健運不息所以有雲行雨施之用若潛而不返則氣不外濡而脈絡虛故用薑棗甘草化氣生液以補絡脈若止而不上則氣聚為火而小便難故以知母滋陰化陰以通小便且知母治腫出之神農本草經而金匱治歷節風脚腫如脫與麻黃附子並用可以比例而明也此方即仲景桂甘薑棗麻辛附子湯加知母一味主治迥殊可知經方之變化如龍也

正水病在將成未寸口脈弦而緊寒為弦則衛氣結而寒所不行衛氣不行則即惡寒行則水液不運而成之際其脈何如沾流走於腸間膚肢體矣此言水病之初成青在衛氣以寸口主乎衛氣也意者寒從外得陽氣被

抑水之所由成也

正水病在既成少陰脈緊而沉緊則為痛沉則為水小便即難此言水病之既成青在腎陽以少陰主

腎陽也意者寒自内生而氣化不速水之所由成也

正水之脈有恒有反不可不知蓋以水陰也陰脈得諸沉當責有水然必合之身體腫重方可軒其為水此脈感則脈沉水行皮膚榮衛被遏則脈亦沉今

正水之病其脈應沉而出者是真氣離根脫散於死此言正水之常脈則沉若陡然而出則為反也尤

氏云出與浮迥異浮者盛於上而弱於下出則上有而下絕無也

正水之治饑則藥以脾胃為水目下有如卧蠶水明亮而面目鮮澤正水脈沉脈伏其人津液

肉無以上於喉舌則為消渴此皆水病先見病水成則腹大小便不利其脈沉甚而絕者診其脈則為

為有水可鑿其水以下之俾水去則陽回此言正水病腹大小便不利脈道被遏而不出其勢已甚

子和舟車神祐等丸雖為從權救急之計然虛人不堪姑試余借用直武湯温補腎中之陽坐鎮北方

以制水又加木通防己川椒目以導之守服十餘劑氣化水行如江河之沛然莫禦矣此本論中方外

之方也

問曰病下利後陰液欲飲水多而小便不利積於腹中而為腹滿固事之因而腫者其何也答曰得水必

行此緣利後氣傷法當病水若得小便自利則水從及汗出者則水從外泄自當愈然其所以汗與

機自行也而早散滲此言客水成腫易成而亦易愈調其中氣則氣復而水自從利從汗而行矣有

一張姓者瘧愈後日飲水數升小便不利有用四苓加木通服之三日溺時並痛一日夜尿不及半小



蓋尿盆底如硃砂日更醫遍服利水之藥形腫日增有一老醫馬姓主以濟生腎氣丸早吞五錢暮服六君子湯一服許以半月必愈服至二十餘日不效又增出不寐氣喘嘔逆之逆證病家極惱前醫之失而求治於予予診其色臁準黃潤證其脈雖細小中而却有緩象直告之曰此證誤在前醫後醫止守前此丸湯並進再十日必效予無別法也病家埋怨已極誓不再服叩頭求請另方予不得已以權辭告之曰前方雖佳但日服不改病氣與藥氣習以為常所以不效今且用茯苓四錢蛤蚧粉三錢燈草十四寸煎水服之三日後再服前此之藥方必另有一番好處病家喜而服之是夜小便如湧其腫亦退去十分之七皮膚中時見汗意再一服大汗如雨腫全消而神氣亦復喜告於予予令其遵馬先生丸湯之法渠弗聽從此即不服藥半月病愈體康到寓面謝時還痛說前醫之過甚矣哉醫道

之弗明也詳附於此以為尤註氣內返而機自行句之鐵案亦以見醫術挾時命而行

正水病久則相傳而榮病而心水者水凌於心陽其身重而少氣鬱而不洩致不得卧煩而躁陽虛不能

其初則有五臟之分火臟氣被鬱則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肝氣橫脇下腹脹痛逆陰之氣

陰氣不其人陰腫肝木肝水者水氣凌肝則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肝氣橫脇下腹脹痛逆陰之氣

化則隨之而時時津液微生小便續通肺金臟為肺水者其統御之權故津氣生於穀脾津液不生但苦少

上則時時津液微生小便續通治節之官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氣生於穀脾津液不生但苦少

唐謂如鴨羹之脾土臟主腹脾水者水氣凌脾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氣生於穀脾津液不生但苦少

氣清濁不貫也而氣行四肢脾水者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氣生於穀脾津液不生但苦少

脾氣不小便難腎者主水而藏精其所賴以為鎖鑰之司腎水者腎氣虛不能上領心陽之氣而水

甚其腹大臍腫腰痛不得弱陰下濕如牛鼻上汗下陽不及其足逆冷虛不能上會則其面反瘦此分

跗五臟之水以補內經所未備使人尋到病根察其致病之臟而治之不域於脾肺腎通套成方以試

病則善矣

師曰諸有水者分其內外表裏而治之不腰以下腫陰為當利小便腰以上腫陽為當發汗乃愈 沈目

南云此以腰之上下分陰陽即風皮正水之兩大法門也腰以下主陰水亦屬陰以陰從陰故正水勢必從於下部先腫即腰以下腫然陽衰氣鬱決瀆無權水逆橫流疏鑿難緩利小便則愈經謂滯府是也腰以上主陽而風寒襲於皮毛陽氣被鬱風皮二水勢必起於上部先腫即腰以上腫當開其滕理取汗通陽則愈經謂開鬼門是也竊謂利水發汗乃言其常而未及其變當審實者施其常虛者施其變但治變之法欲汗者當兼補陽即麻黃附子湯之類欲利小便者兼養其陰即括婁瞿麥丸之類然開滕通陽而利小便必兼變法乃為第一義耳按時醫治水病只守二方一曰五皮飲桑白皮橘皮生薑皮茯苓皮大腹皮各二錢取其以皮入皮不傷中氣之義上腫加紫蘇防風杏仁各三錢以汗之下腫加木通防己澤瀉赤小豆各二錢以利之且氣分加白朮黃耆肉桂之類血分加當歸川芎桃仁五靈脂之類寒加附子肉桂小茴香巴戟天乾薑之類熱加黃柏知母生蛤蜊之類諸虛合四君子湯諸實合三子養親湯輕者頗效而重病則否矣而濟生腎氣丸熟地黃四兩山萸肉山藥澤瀉丹皮肉桂車前子牛膝各一兩茯苓三兩熟附子五錢蜜丸每服三五錢百沸湯送下或作湯服此方自薛立齋極贊其妙而張景岳李士材和之至今奉為水腫氣腫等證之神丹而不知一派陰藥中雜以此少桂附亦從陰化久服必致陰霾四布水勢滔天不可救援誰製此方大為金匱罪人後醫反以此方名為金匱腎氣丸荒經侮聖大可浩歎今因沈目南有括婁瞿麥丸養陰一說余亦謂括婁瞿麥丸之用附子與腎氣丸之附子同義恐後學錯認章旨而誤用之則余亦薛立齋張景岳李士材之流輩耳孟夫子云爾何曾比子於是當知昔賢當時不得已之言也

師曰上焦主氣診寸口脈沉而遲沉則為水遲則為寒寒水相搏則為水腫可知水腫之必關榮衛也中焦主水穀診之跌陽若跌陽脈不起伏則水穀不化第不化脾胃氣衰而不則水雜於驚溇胃氣衰而不則水溢於身腫下焦主血診之兩尺右尺為陰中之

少陽之脈沉弱卑為相火之衰左尺少陰之脈微損細為真水之虛北方龜蛇非一男子病則水精

而小便不利婦人病則水而為經水不通而氣不行陰氣乃結之故經為血而屬於陰血阻不利則成水名

曰血分婦則有經可散也此言正水之偏於下焦者為血分而又合上中二焦而言為寸口跌陽少陰

上中下三診之全法也傷寒論金匱多用此筆法男元犀按此節及下一節字字金鍼宜孰玩之

師曰血分病在下焦亦與上中二焦相關屬於虛者寸口脈沉而數數則為出沉則為入出則肺氣壅為

陽實入則水氣滯為陰結跌陽脈微而弦微則傷而土本無胃氣弦則胃受木不得息少陰脈沉而滑沉則

為病在於裏滑則為之實沉滑相搏血結胞門其疑聚痲不寫經絡不通而腫病名曰血分此承上

節血分而言也與第八節沉則脈絡虛伏則小便難等句互相發明又合寸口跌陽少陰而見氣壅於

陽胃病於中血結於陰分之則三合之則一也男元犀按胞為血海男女皆有之此云胞門在關元

氣海之間指膀胱之位而言也先君口傳蔡明府名本謙患水腫垂死復生驗案用澤蘭之法本於

此尤在溼云上條之結為血氣虛少而行之不利也此條之結為陰陽壅鬱而欲行不能也仲景並

列於此以見血分之病有全虛者有虛中之實者不同如此

血分為男婦兼有之病而亦有專為婦人問師曰病有血分水分何也師曰經水前斷後病水名曰血分

而言者以婦人之病以經為主也或有問師曰病有血分水分何也師曰經水前斷後病水名曰血分

此病難治先病水後經水斷名曰水分此病易治何以故去水其經自下尤在溼云此復設問答以明

血分水分之異血分者因血而病為水也水分者因水而病及血也血病深而難通故曰難治水病淺

而易行故曰易治

問曰病者苦水面目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醫脈之病人不言苦水反言胸中痛氣上衝咽狀如炙肉

當微效喘審如師言其脈何類師曰水氣中原不得寸口脈沉而緊沉為微水緊為積寒沉緊相搏則微

寒結在關元始時水與尚微年感邪不勝不覺至陽衰之後前此所結禁衛中稍相干陽就損陰加感而

結之寒微動使腎氣上衝咽喉塞噎脇下急痛此時若以溫腎祛寒之法當新愈乃醫以為留飲而大下之未得病氣

維繫而不去其病根不除復重吐之誅伐無過一則大下以傷其胃一則吐胃家虛煩咽燥飲水火乘

陽虛於下以小便不利釜底水穀不化水氣日面目手足皆浮腫又與葶藶下其水雖非治其病根

致決瀆失職或後因食飲過度腫復如前加胸脇苦痛象若奔豚且其水氣揚溢時則效而喘逆

時如小差或後因食飲過度腫復如前加胸脇苦痛象若奔豚且其水氣揚溢時則效而喘逆

與桂苓五味衝氣令低而止後乃治其效用苓甘五味薑辛效止其喘不治自差所以然者病根深

治衝氣效新病而水氣之病當在所後雖然治病必溯其所由來也徐忠可云此言正水之成有真元太虛

因誤治成水又誤治而變生新病當以治新病為急按第十二章痰飲效喘病有小青龍湯加減五

方之法一字一珠宜參看

茲試為各證補言其風水其脈必浮而其為本證之身重又合汗出惡風及前後論列諸者一見身重脈

未及而並出其方其為風水內挾濕氣無疑矣以防己黃耆湯主之若胃中不和兼見腹痛者加芍藥以洩按此節即太陽病脈浮汗出惡風者

中風證也蓋以太陽為寒水之經病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必化濕而生脹滿矣故名曰風水其證身重

脈浮者內挾濕氣無疑矣故以防己黃耆湯治之張隱菴云防己生漢中紋如車輻主通氣行水耆木

鮮肌散濕助決瀆之用薑棗草和榮衛補中央交通上下之氣使氣行而水亦行矣腹痛者胃不和也

加芍藥以洩之濕氣篇云胃不和者加芍藥三分可知耳徐註謂為補脾之虛誤矣

防己黃耆湯見濕病尤云

水與濕非二也

風水證身重則為惡風則為脈浮不渴病在表而不在裏續偶見自汗出身無大熱其微熱不

越婢湯主之徐忠可云上節身重則濕多此節一身惡腫則風多風多氣多熱亦多且屬急風故欲

也越婢湯主之徐忠可云上節身重則濕多此節一身惡腫則風多風多氣多熱亦多且屬急風故欲

以猛劑剷之 惡寒為衛虛加附子古今錄驗加朮並驅濕矣

越婢湯方

麻黃 六兩 石膏 半斤 生薑 三兩 甘草 二兩 大大棗 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

煮麻黃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惡風加附子一枚 風水加朮四兩

皮水為病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前論已詳不四肢蠱蠱動者更為皮水之證以防已茯苓湯主之 此為皮水

證出其方治也

防已茯苓湯方

防已 黃耆 桂枝 各三兩 茯苓 六兩 甘草 二兩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

二升分溫三服

一身面目黃腫謂之裏水乃風水深入肌肉非藏府之表裏也越婢加朮湯主之欲迅發其汗甘草麻黃湯亦主之 此

為裏水證出其方治也

越婢加朮湯方見上

甘草麻黃湯方

甘草 二兩 黃麻 四兩 右二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甘草煮取三升溫服一升重覆

汗出不汗再服慎風寒

水之為病其脈沉小屬少陰即為石水被夫浮者為風即是風水其內無水為虛脹者其病不為氣病可發汗發其汗

即已然而發汗之法各有不同若脈沉者當溫其經宜麻黃附子湯脈浮者當通其肺宜杏子湯 此為石水證出其

方也而並言及風水與氣腫從反面掉出正古時文有借實定主之法漢文已開之



麻黃附子湯方

麻黃 三兩

附子 一枚

甘草 二兩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

半溫服八合日三服

杏子湯方 闕恐是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逆而不厥而皮水浸淫日久腐者厥而不順之證也 蒲灰散主之 此言皮水潰爛謂之厥出其外治之

方也諸家俱作水傷陽氣而厥冷解誤矣此照錢太醫定之

蒲灰散方 見消渴

問曰 汗出黃色而身不黃與發黃汗之為病身體腫發熱汗出而渴狀如風水汗沾衣色正黃如蘗汁脈

黃之證異別其名曰黃汗黃汗之為病身體腫發熱汗出而渴狀如風水汗沾衣色正黃如蘗汁脈

自沉狀而其病源何從得之請再申言而師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蓋汗出則腠理密水

汗因風內返亦是水也凡脾胃受濕濕久生熱濕熱交蒸而成黃者皆可以汗出入水之氣推之也宜

書芍桂酒湯主之 此為黃汗證出其方治也 尤在涇云黃汗之病與風水相似但風水脈浮而黃汗

脈沉風水惡風而黃汗不惡風為異其汗沾衣色正黃如蘗汁則黃汗之所獨也風水為風氣外合水

氣黃汗為水氣內遏熱氣熱被水過水與熱得交蒸互鬱汗液則黃黃者桂枝芍藥行陽益陰得苦酒

則氣益和而行愈周蓋欲使榮衛通行而邪氣畢達耳云苦酒阻者欲行而未得遽行久積藥力乃自

行矣故曰服至六七日乃解 又云前第二條云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為黃汗第四條云

身腫而冷狀如周痺此云黃汗之病身體腫發熱汗出而渴後又云劇者不能食身疼重小便不利何

前後之不侔也豈新久微甚之辨歟夫病邪初受其未鬱為熱者則身冷小便利口多涎其鬱久而熱

甚者則身熱而渴小便不利亦自然之道也



苗耆芍藥桂枝苦酒湯方

黃耆五兩 芍藥

桂枝各三

右三味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合煮取三升温服八升

當心煩服至六七日乃解若心煩不止者以苦酒阻故也

黃汗之病陽被鬱而兩脛自冷身熱而脛冷為假令一身發熱此屬歷節不為黃汗也然黃汗鬱證食已

汗出乃榮中之熱因又身常入暮盜汗出者乃榮中之熱乘此皆責榮氣熱也若汗出已反發熱者是熱

俱出於外也久久其身必甲錯發熱不止者必生惡瘡所謂目內之外若身重汗出已輒輕者是濕與汗俱出

傷亦陽也久久必身臃腫即胸中痛又若從腰以上汗出下無汗是陽上通而腰腕弛痛如有物在皮中之

狀不能便捷劇而未經者則窒於不能食理而身疼重鬱於煩躁閉於小便不利此其進退微甚之機

氣傷心之所致此為黃汗以桂枝加黃耆湯主之此言黃汗變證不一總緣發黃本為鬱病得汗不能

透徹則鬱熱不得外達所以又出一桂枝加黃耆之方法也

桂枝加黃耆湯方

桂枝

芍藥各三

甘草

黃耆各二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

右六味

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須臾啜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温覆取微汗若不汗更服

師曰心榮肺衛脉寸口脈遲而濇遲者其病在榮無則為寒濇者其病在衛無為血不足再診之胃脉跌

陽脈微而遲微則知其為不足氣遲則知其不足為寒診之則知其氣血不足即手足逆冷陽氣

起於四肢以貫一身手足逆冷則榮衛不利榮衛不利則腹滿脇鳴是客寒相逐氣轉勝於榮衛俱而脫勞

蓋以榮衛受氣於陽明而太陽又為榮衛之統司也經云巨陽主氣為諸陽所屬陽熱氣不通即身冷陰

液氣不通即骨疼此陰陽之各陽前而陰不通則陰失惡寒陰前而陽不通則治而痺不仁此陰陽之互

由陰陽相失逆閉塞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其氣乃散若證實者得則失氣邪從大便宣虛者得

而或痞治之者當使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其氣乃散若證實者得則失氣邪從大便宣虛者得

則遺溺邪從小便滿溢而行病之所以故名曰氣分此非黃病因黃病之脈沉上下禁衛不通等證觸類

引伸而及於氣分之專證其實水與氣雖分有形無形而其源則非二也腫與脹雖分在外在內而其

病則相因也然每見病脹者以治水之法施之往往不效至腹脹而四肢不腫名曰單鼓脹或因水病

而攻破太過者有之或因宿有癥瘕積塊痞塊重加外感內傷而發者有之有日積月累初時不覺及

覺而始治之則已晚矣若至腹大如箕腹大如甕雖虛扁亦莫之何內經明脹病之旨而無其治仲景

微示其端而未立其法後人用大攻大下大補大溫等劑愈速其危而不知仲景於此節雖未明言脹

病單鼓而所以致此之由所以治此之法無不包括其中下節兩出其方一主一賓略露出鼓脹之機

倪令人尋繹其旨於言外 按沈目南以大氣二字指臍中之宗氣而言頗為得解喻嘉言寓意草謂

人身胸中空曠如太空地氣上則為雲必天氣降而為雨地氣始收藏不動誠會上焦如霧中焦如漚

下焦如瀆之意則雲行雨施而後溝瀆皆盈水道通法乾坤有一番新景象矣此義首重在膀胱一經

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如人之飲酒無算而不醉者皆從膀胱之氣化而出

也臍中位於膈內膀胱位於腹內膀胱之氣化則空洞善容而臍中之氣得以下運若膀胱不化則腹

先脹而臍中之氣安能下達耶然欲膀胱之氣化其權尤在於葆腎腎以膀胱為府者也腎氣動必先

注於膀胱屢動不已膀胱滿脹勢必奔逆於胸膈其窒塞之狀不可明言腎氣不動則收藏愈固膀胱

得以清淨無為而臍中之氣注之不盈矣臍中之氣下注則胸中曠若太空矣 徐忠可云仲景於論

正水後結出一血分於論黃汗後結出一氣分何也蓋正水由腎受邪發於下焦下焦血為主用故論

正水而因及於經血不通黃汗由心受邪發於上焦上焦氣為主用故因黃汗而推及於大氣不轉惟

上下之氣血陰陽不同此仲景治黃汗以桂枝為君主取其化氣而治正水以麻黃為君主取其入榮也石水以附子為主取其破陰也審其立言之次第則立方之意不曉然耶

病氣分大氣下轉其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其勢亦已甚矣然不直攻其氣而桂甘薑棗麻辛附子湯主之

此承上節氣分之結病而出其方治也

桂甘薑棗麻辛附子湯方

桂枝

生薑各三兩

細辛

甘草

麻黃各二兩

附子炮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二升分溫三服當汗出如蟲行皮中

即愈既結之陽復散行於周身乃有是象

若夫病源不同而病形相類者不可不辨而藥之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當於所言之病因病證細辨而知其係水飲所作乃氣分之大分別也

枳木湯主之 此言水飲以別乎氣分亦借質以定主也

枳木湯方

枳實七枚

白朮二兩

右二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腹中軟即當散也

附方

外臺防己黃耆湯

治風水脈浮為在表其人或頭汗出表無他病病者當下重從腰以上為和腰以

下當腫及陰難以屈伸方見風濕

金匱要略淺註卷七

黃痺病證并治第十五

寸口脈浮而緩浮則為風緩則為痺痺合而不去若疼中風所以然者風得濕而變熱濕應脾而內行是以四肢痛而苦煩脾



病者色必黃脾以於於之熱以外行則肢體而此以寸口脈而言黃瘧初時之病因也

跌陽脈緊而數數則為熱胃熱則消殺緊則為寒脾寒食即為滿滿者必生濕是胃熱而尺脈浮為風

傷於腎跌陽脈緊為寒傷於脾是腎得風生熱脾得寒凡風與寒濕相搏其氣必歸脾胃脾食穀即助

熱而眩穀氣不消則胃中苦濁濁氣當下流若小便通則濁小便不通則濁雖下流而陰陰被其寒而

熱流入膀胱膀胱為太陽統主身體盡黃名曰穀瘧以病成於穀氣也此言跌陽脈以明胃熱脾寒

而成瘧又言腎脈浮跌陽脈緊為腎熱脾寒亦能鬱而成瘧又歸於膀胱之不化氣以膀胱主一身之

肌表不化氣則濕熱無去路而亦成瘧其病雖有各經之不同而總以脾胃為主故以穀瘧結之

額上心之部也腎抑重而黑腎熱上行而微汗出手心名勞官屬心足心名湧泉屬手足中熱西主腎

薄暮即發膀胱為腎外府腎虛不能攝水則小便自利此得之房勞過火名曰女勞瘧至腹滿如水狀兩敗不

治此為女勞瘧而另言其證也

脾雖黃色有因於酒者酒多濕而性陽故傷在上焦心為酒所困則心中懊懣而熱熱內不能食熱上衝時欲吐酒氣熏心而味名曰酒瘧

此言酒瘧之證也

瘧病屬實者多而陽明病實者脈必脈遲其胃弱可知胃食難用飽飽則不運火發煩胃中填塞上下俱

則頭眩濁者阻於小便必難此因殺氣鬱而生熱而非欲作穀瘧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以脈遲為

故也此言胃虛欲作穀瘧之證也

上言心中懊懣等證酒瘧之夫病酒黃瘧固屬上焦之病而實不止於上焦必小便不利然其有確切不

候曰心中熱心熱來其小便不利自足下熱又不於女勞瘧是其為酒瘧證也酒黃瘧者以心

為正或有熱去無熱心靖則言了然亦有心中無熱腹滿為欲吐之鼻燥則知其為陽明證也

候亦或於心而無熱心靖則言了然亦有心中無熱腹滿為欲吐之鼻燥則知其為陽明證也

候亦或於心而無熱心靖則言了然亦有心中無熱腹滿為欲吐之鼻燥則知其為陽明證也

候亦或於心而無熱心靖則言了然亦有心中無熱腹滿為欲吐之鼻燥則知其為陽明證也

候亦或於心而無熱心靖則言了然亦有心中無熱腹滿為欲吐之鼻燥則知其為陽明證也

直越因勢而利導之法也今既腹滿其脈浮者為邪近先吐之沉弦者為邪近先下之亦在乎臨證上而且吐下則可下而亦可吐必須審其脈浮者為邪近先吐之沉弦者為邪近先下之亦在乎臨證上無熱吐下尚酒瘴心中熱而且欲吐意者機吐之則愈上言可下為無熱下言可下為有熱酒瘴而心中熱病下之則其陽明之邪乘下之虛從支久久為黑瘴肝病而源目青而面黑然雖曰黑瘴而心中熱氣如噴其別入少陰積漸而腎傷故支久久為黑瘴肝病而源目青而面黑然雖曰黑瘴而心中熱氣如噴其釐狀此於變證中露出酒瘴真面目也腎大便正黑血不紫於表則皮膚爪之不仁此絕類女勞瘴何以知其為真瘴則陰火熱血而為瘀血瘀於裏則大便正黑血不紫於表則皮膚爪之不仁此絕類女勞瘴何以知其為真瘴其脈浮帶弱色雖黑仍帶微黃故知之此四節言酒瘴之相因為病以補二條懷懷等證所未備也

師曰病黃瘴濕熱也濕淫於內則煩喘胸滿發熱煩渴胸滿口燥者以病發時不用汗解之火劫逼其汗致雨熱相搏所得然使熱不與濕合黃家所得從濕得之原不可以一下盡一身盡發熱而黃而壯熱親熱為尤甚是固熱盡在於裏法當下之此概言黃瘴有因誤火而得之證又辨其濕熱相合者為瘴病大初而令火熱盡在於裏法當下之此概言黃瘴有因誤火而得之證又辨其濕熱相合者為瘴病

之常獨熱在裏者為瘴病之變使人分別論治也瘴病將成未必先見有一脈沉裏熱渴欲飲水飲水多而小便不利者水無去路則鬱於裏而為皆可卜發二證而可卜之凡病在裏則脈沉裏熱渴欲飲水飲水多而小便不利者水無去路則鬱於裏而為皆可卜發

黃脾之部位在腹脾之脈腹滿舌痿黃是脾有濕而不行矣又躁不得睡矣濕熱相合為屬黃家絡連舌本散舌下若腹滿舌痿黃是脾有濕而不行矣又躁不得睡矣濕熱相合為屬黃家

此二節言黃之將成欲人圖之於早不俟其既成而藥之意含言外

黃者土之色也土無定位寄王於四季之末各十八日故黃瘴之病當以十八日為期蓋謂十八日脾氣至而虛治之者當十日以上即瘴也若論十八日不瘴而反劇為土氣不能難治此言黃瘴之愈有定期欲醫者期前而速治也

按沈目南云此取陽病陰和陰病陽和為大綱也十八乃三六陰數之期也十日二五陽土之數也黃瘴乃濕熱鬱蒸陽邪亢極脾陰大衰故治之須候一六二六三六陰氣來復制火之期而為定期若至

十日以上土陰氣復則當瘥而反劇者乃脾陽亢極陰氣化滅故為難治此雖非正解亦互相發明